

唐诗接受史

张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唐诗接受史

张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接受史/张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09189-8

I. ①唐… II. ①张…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3001 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葛云波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89-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唐诗范式的选择	16
第一节 白体、昆体与晚唐体	17
一、从“白体”到“昆体”	17
二、“晚唐体”的流行和义山诗的再接受	22
第二节 李、杜、韩等对宋诗新变的影响	28
一、推崇李白和杜甫	28
二、学韩、孟诗派的横放奇峭	34
三、转益多师的大家手眼	37
第三节 杜诗学与江西法门	48
一、杜诗的校勘、注释和解读	49
二、杜诗学与江西法门	58
第四节 唐诗句法与杜诗神髓	63
一、唐诗的摘句批评及仿效	64
二、集唐人句诗与句法之学	70
三、学老杜诗而得其神髓	81

第二章 求“活法”于唐人律绝	95
第一节 唐诗接受的变调	96
一、忌参死句与晚唐风调	96
二、《万首唐人绝句》与《唐人绝句》	104
第二节 晚唐体与“苦吟”诗风的复兴	108
一、对贾岛、姚合的接受	109
二、《众妙集》与《唐僧弘秀集》	115
第三节 唐诗“兴趣”和情景结构方式	119
一、“风人之诗”与唐诗“兴趣”	120
二、对唐诗情景结构方式的总结	127
第三章 从“以唐人为旨归”到表彰“唐音”	134
第一节 以唐人为旨归	135
一、唐诗正体论	135
二、《唐诗鼓吹集》的编选	141
三、以唐诗为“风雅”正脉	145
第二节 举世宗唐思潮的形成	150
一、唐律与宋调的变通	151
二、标举性情和唐诗“清气”	158
三、“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	164
第三节 宗唐复古的不同接受取向	168
一、宗法唐人而会通风雅	169
二、以唐诗法度铸雅正诗体	176
三、学唐人而自成一家	185
第四节 表彰“唐才子”和“唐音”	191
一、“唐才子”的诗史定位	192
二、唐诗“正音”及其“遗响”	197

第四章 对唐诗“正声”和“格调”的把握	202
第一节 明初诗坛的鸣盛与宗唐	202
一、遍及朝野的宗唐诗风	203
二、唐宋诗之辨和唐诗格律	209
第二节 唐诗分期与唐诗“正声”	213
一、审音律正变的唐诗分期	214
二、以盛唐之音为“正声”标准	220
第三节 唐诗“格调”论	224
一、以“格调”说唐诗	224
二、唐诗声调与音节	230
三、唐诗风调和情味	235
第五章 唐诗的声韵、体格和风神	242
第一节 细论唐诗声韵与气格	242
一、唐诗的韵调之美	243
二、唐诗的浑厚气格	248
第二节 唐诗体格的分析	252
一、唐诗近体溯源	252
二、各种唐诗体格的说明	257
三、唐诗的辨体批评	264
第三节 唐诗的兴象风神	268
一、《唐诗选》与《唐诗归》	269
二、由盛唐入中晚的兴趣转移	279
三、从“格调”到“神韵”	285
第六章 唐诗评选与诗学理论总结	293
第一节 唐诗的分解与选评	293
一、唐诗分解法	294

二、唐诗律法与杜诗笔法	299
三、别开生面的唐诗选评	304
四、情景相生、相入与“现量”直观	312
第二节 求唐诗“神韵”以“肌理”	320
一、《神韵集》与“谈艺四言”	321
二、《唐贤三昧集》与“神韵”说	327
三、由唐诗“三昧”下转语	333
四、用“肌理”充实“神韵”	339
第三节 唐诗“格调”与诗人“性灵”	347
一、《唐诗别裁集》与“格调”论	347
二、针对“格调”的“性灵”说	358
第七章 唐诗的整理、注释和文化普及	367
第一节 唐诗总集的编撰	367
一、从《唐诗纪》到《唐音统签》	368
二、御制《全唐诗》的编撰	373
第二节 唐人诗集的刊刻校注	377
一、唐诗选集、合集的刊刻	377
二、唐诗选本的评注	383
三、唐人专集的校注	388
第三节 唐诗的文化普及	395
一、试帖诗选本与唐诗传播	396
二、蒙学唐诗选本的流行	403
三、唐诗的普及与经典化	409
参考书目	414

绪 言

唐诗是古代文学的美典和中国文化的瑰宝,为一次又一次的中国人所喜爱,不断地被接受、被传播和被阐释,并在接受、传播和阐释的过程中获得生命活力,产生新的意义空间,成为具有范式作用和恒久魅力的经典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是读者赋予文学作品存在价值,因此我们改变以往由作者到作品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尝试从读者(接受者)与作品的互动关系入手,以问题为纲,以时代为序,对宋金元和明清的唐诗接受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探讨。由唐诗在历代诗歌创作中所起的示范作用,说明它对后代著名诗人和诗歌流派的影响;通过梳理唐诗流传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不同时期出现的唐诗选本,所刊刻的唐人别集、总集,有关唐诗的评点注释,把握唐诗的传播途径和普及方式;就各个时期唐诗阐释过程中涉及的诗学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将唐诗解读的审美鉴赏与诗学理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这种多层面的综合研究,探寻唐诗美典的奥秘,展现唐诗在不间断的反复接受中成为文学经典的过程,揭示其对中国人心灵境界和思想品格的影响,表彰唐诗在中华文化承传中的独特审美价值。



诗体至唐而大备,格律亦臻于完善。从宋代开始,唐诗就是每个诗人进行创作必须面对的标杆,学唐人不一定能写出好诗,但绕过唐人而不读唐诗,诗歌创作就会荒腔走调而难以成体。可唐代诗人众多,不同时代的诗歌作品风貌体格各异,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所说,以时而论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与“晚唐体”;以人而论则有“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唐诗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有如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间段。“大历体”与“元和体”属于中唐,也有人将“大历体”从中唐独立出来。唐诗四季的每个时段都涌现不少诗人,凡能自成一“体”者,不是“大家”就是“名家”,学习唐诗最好从“大家”或“名家”入手,就自己的爱好和性分选择学习范式。公认的大家和名家多出自盛唐,然而并不是每个时代的诗人都能学“盛唐体”,也不是学盛唐诗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唐诗范式的选择对诗歌创作和诗学风尚影响很大,就宋诗的发展而言,几乎每一阶段都面临范式选择的问题,有一种唐诗影响的焦虑。从宋初学白居易的“白体”、学李商隐的“昆体”、学贾岛等人的“晚唐体”,到北宋中叶推崇李白、杜甫、韩愈等大

家,以至于宋室南渡之后求“活法”于唐人律绝,“晚唐体”的再度流行,唐诗对宋诗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从始至终。宋代重要的诗人和诗歌流派,没有不从唐诗里汲取艺术营养的。从各个时代诗人学习唐诗的成效来看,范式的选择只解决了学习对象问题,但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学?宋人学习唐诗的方式是,以句法为入口而深入律髓,追求意新语工,以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句法是诗歌语意结构的基本单位,但凡作诗,须积字成句,组句成篇。宋人学唐诗句法,最初是通过摘句批评和集唐人句为诗做练习,然后在“辨句法”的过程中寻求“句中有眼”,于意必新奇、语必生造的创造性学习中,进入不烦绳削的出神入化之境。如以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派诗人,认定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有意效法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在事典和成辞的运用上发明了“夺胎换骨”的推陈出新手法,以为通过窥入其意加以形容,或不易其意而造其语,就可以“点铁成金”。宋初就有“子美集开诗世界”的说法,但宋人的学杜直到江西派的黄、陈等人才算是卓有成效,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剥落色相而有拙朴骨力,气格沉雄悲壮苍凉,得杜意、杜骨和杜气。宋人由学杜而形成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虽与唐人吟咏情性的自然天成相去甚远,但能自成一家人面目,也不失为善于学唐人者。

宋人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以语意结构为核心的唐诗接受方式,注意炼字炼句的语言修辞,讲究工于命意的造句谋篇之法。这可以将较为抽象的意境风格问题落实为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但也有可能使对唐诗的学习止于字句的效法,以至于僵蹇狭隘、情思滞涩而尽成死法。忌参死句而悟“活法”,有利于南宋

诗人走出江西而回归唐人缘情体物的抒情传统,但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学唐人,其实是学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晚唐体,他们效法贾岛推敲之法的“苦吟”,较之江西诗派琢句炼字的刻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注意小结裹而无大气度。严羽在宋末批评江西诗派时,对当时流行的“晚唐体”诗风亦深表不满,主张作诗“须是本色,须是当行”,“须参活句,勿参死句”。他说:“夫学诗要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①这种诗学盛唐的主张,决定了元、明、清三代唐诗接受的基本走向。应当说,将诗学盛唐落实于创作实践中,从元代就开始了,讲究以情性为本,上溯风雅本原,用唐人法度铸雅正诗体。元人对唐诗“正体”和“正音”的强调,一方面上承严羽学诗当以盛唐为法之说,另一方面开明人推崇“盛唐之音”的风尚。对于“盛唐之音”可以有两种认识角度,一是本着儒家“以音观世”的立场,把盛唐诗视为“治世之音”,诗学盛唐可以反映盛世气象,是为“鸣盛”的“正声”;二是将此“正声”作为衡量诗道盛衰的标准,通过审音律之正变而别体制之始终,把对唐诗声调体格的把握作为“诗必盛唐”的关键所在。明人以为唐人诗的音韵节律浑然一体,一家自有一家的声调,而宋诗则缺乏音节圆润流转的美感,盛唐的李、杜诗歌之所以高于他人,就在于善用宫声而讲究音调的和谐之美。声依咏,律和声,字有定声的唐诗近体的音乐性被突显出来,审音辨体成为明代唐诗接受的一代之学。

明人对唐诗的接受偏重于声调格律,与宋人学唐诗重在语

^①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第124页、第1页。

意关系结构明显不同。明代的前后七子都喜欢以“格调”说唐诗,以为近体诗律全在音节,而格调风神尽在音节中。如李梦阳以“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和“情以发之”为评诗标准,他提倡的“唐调”,特指盛唐诗那种高亢激昂的声调。盖因唐代的近体格律诗最讲究声调音韵,特定的声调能将看似起伏无序的音节串成完整的语调,同一韵脚的声音反复间隔的有规律出现,则能产生回环和谐的美感。谢榛的《四溟诗话》有不少关于唐人身调运用技巧的讨论,对“盛唐声韵”的分析已达十分精细的地步。他甚至根据声韵须抑扬相间的律法,对某些他认为音韵方面有毛病的唐诗做修改。正是出于对诗歌声韵的重视,仿其音调、法其体制,遂成为明人学习唐诗的不二法门。或以为学习借用前人作品的词意难免抄袭之嫌,而声调体制是作诗的规矩,遵守规矩不能视为因袭。但诗的声调与情韵相关,唐人作诗体制虽同而风格各异,若仅就声调体制加以摹拟,就会面目相似而失却其精神。明代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提倡学盛唐“格调”的同时,还要由体格声调追寻唐诗的兴象风神,把握唐诗不可凑泊的神韵。

自宋末严羽提出诗宗盛唐的主张,金人强调作诗要“以唐人为旨归”,至元明时期则形成了举世宗唐和“诗必盛唐”的时代思潮,这种诗学潮流一直延续到清代。在唐诗范式的选择中,宗盛唐,尊李、杜,几已成为每个时代诗人的首选;但同样是诗学盛唐,也可以各具手眼。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晚年通过编选《唐贤三昧集》来标榜神韵,将明人视为盛唐诗典范的李、杜两位大家排除在学习范围之外。他以为“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盛唐诗的妙处,尽在王维、

孟浩然一派诗歌那种冲淡自然的清远境界里,故学诗或作诗当以兴到神会的妙悟为根本。受清代学风整体趋于求实的影响,王士禛早年亦持性情与学问并重的看法,以为诗歌创作的兴到神会须以学问为基础,要以性灵点化学问。明人学盛唐唯在“格调”,而模拟“格调”易成虚响,故清人欲易之于须妙悟方能把握的诗之“神韵”。清代主张宗唐者论诗多以“神韵”为基点展开,或以为求唐诗神韵须从肌理实处入手,若专以冲淡静远的韵味为归趣,势必像明人求唐诗精神于“格调”一样仅得空架子。或以为盛唐诗的神韵不限于王、孟山水诗的清远韵味,也应包括李、杜那些风格雄浑的作品。所谓“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①。老杜之襟抱、学识和高超的诗歌技艺,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但学杜者须自成一家始逼真。归根结底,人各有其性情则各有其诗,学诗亦然。

二

唐诗的接受与传播分不开,没有广泛的传播就没有普遍接受,而与传播相伴随的批评比较和解读评价也是唐诗接受的重要内容。唐诗的传播从它产生时就开始了,有配乐传唱、题壁、刻石和传抄等多种形式,最主要和最持久的则是唐诗选本的流行,仅唐人选唐诗,如今还传世的就有十三种。^②据今人统计,从唐迄清末的唐诗选本可考的有六百余种,平均每两年就有

^① 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4页。

^②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一种问世。其实际数目当不止于此,但目前尚可见到的唐诗选本仅三百余种,以明清两代的居多,其余的已经失传了。^①从现存的唐诗选本来看,凡编撰上有特点而受读者欢迎者,其传必久,这样的书每个朝代也不过三五种,却在唐诗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长远的影响力,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唐诗传播和接受一些特点。

首先是与诗歌创作的需要相适应。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收初、盛唐诗人的作品不多,于盛唐主要收岑参和高适的边塞壮歌,以及孟浩然、储光羲的山水诗,书里大量是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对大历诗人写山水清音的作品多有选录。对于这样的选编后人多有不解者,以为杂出而不伦,但若从当时宋人由雄豪奇峭而归于平淡隽永的创作追求来看,特别是王安石那种寓悲壮于宁静淡泊的“荆公体”诗风,显然与他的唐诗选录在审美取向上是相一致的。宋代唐诗选本问世的高潮出现于南宋,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之后,涌现了不少专选唐人绝句的选本,如林清之的《唐绝句选》、柯梦得的《唐贤绝句》,刘克庄的《唐五七言绝句》、《唐绝句续选》等,这些选本与南宋中后期求“活法”于唐人律绝的创作思潮相呼应。最有代表性的是周弼的《三体唐诗》,专选唐人的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五言律诗,不仅多中晚唐人的作品,而且三体之中首标七绝。又按“实接”、“虚接”、“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等分为不同的格。所谓“实”指写景物,“虚”指情思,意在用所选唐诗为榜样,揭示在诗歌创作中如何才能化景物为情思,以营造情景兼融的意境。

^① 详见孙琴安先生《唐诗选本提要》“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其次是反映一个时代诗学思潮的变化。元好问的《唐诗鼓吹集》，以军乐鼓吹喻唐诗声调的宏壮震厉，但所选唐代七言律多为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到了元中后期杨士弘撰《唐音》，一改以往唐诗选本详晚唐而略盛唐的做法，按“始音”、“正音”和“遗响”来选编唐诗，其“正音”专取盛唐诗，以及体制音律与盛唐诗相近的作品。这是对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思潮的回应与总结。明代诗坛流行“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潮，唐诗选本的数量因此而激增，如今书名可考者还有二百多种，超出此前所有唐诗选本数目的总和约三倍。当时影响很大的著名选本《唐诗品汇》、《唐诗选》和《唐诗归》的相继问世，明显地反映出明代诗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高棅接受引申严羽以时论唐诗体貌的说法，又借鉴《唐音》突出盛唐“正音”的编选宗旨，将唐诗明确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其《唐诗品汇》按诗体分类，审声律之正变而定格目，分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所谓“校其体裁，分体从类，随类定其品目，因目别其上下、始终、正变。各立序论以弁其端”^①。这种分诗体以统类、立九格以驭体的做法，不仅使因时而变的唐诗发展进程清楚呈现出来，还在审音辨体中突显了盛唐“正声”的主导地位，对明代崇尚盛唐“格调”的诗学思潮的形成，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攀龙的《唐诗选》也按诗体分类编选，所选唐诗不出《唐诗品汇》的范围，但取舍更为严苛，按照“正声”和“正格”的标准挑选作品，将“变格”的诗人作品一概删弃。因崇尚声律纯完的盛唐格调而大量删除中晚唐诗的做法，反映出明代诗学思想受前后七子复古主张的影响而日趋狭隘，需要在观念上有一番变革。就

^① 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在《唐诗选》广为流行后不久,出现了钟惺和谭元春编撰的《唐诗归》,该书按初、盛、中、晚的时序编选唐诗,虽也尊崇盛唐和李、杜,但不排除中晚唐。编撰者不再将注意力集中在唐诗体制上,不再以盛唐格调划分正变,不再标举“正宗”和“大家”,而是以是否出自诗人性灵来选评唐诗,推举表现古人真精神的真诗。这反映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出现后,明代诗学思潮受反对摹拟的性灵说影响而发生的转变。

再就是理论提高与文化普及并行不悖,这种唐诗传播现象主要出现于清代。清代唐诗选本可考的有三百余种,除了对前人选本加以整理校注的重刊本外,这些选本可分为与诗学理论建构联系紧密的专业型选本,以及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性选本。专业的选本多按照诗家的思想定取舍标准,可与其诗论相印证,具有理论提高性质。如王夫之的《唐诗评选》分四体选录唐人作品,通过对能以古入律的唐诗的选评,丰富了其情景相生、相入的诗学理论。该选本里的论诗主张又见于他的诗学著作《薑斋诗话》。清初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是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这是他用来宣传“神韵”说的,与其《带经堂诗话》里的诗学理论相配合,专以王维、孟浩然的冲淡清远风格为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对于这种主张沈德潜颇不以为然,在《唐诗别裁》的重订本中,他特以李、杜诗为盛唐典范,专选其气格雄浑豪放的作品,但也兼顾体裁、音节和神韵,能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唐诗的面貌。将诗的体制音节与气格神韵结合起来选评唐诗,使他的“格调”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同于王士禛的“神韵”论,也与明人的“格调”说有区别。沈德潜曾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试体唐诗》和《唐人长律清丽集》等写过序,可这种推广唐试帖诗选本的序文没收入他的诗文集,或以为用于应试教育和蒙学的

通俗选本难登大雅之堂。但正是这种普及型的唐诗选本迅速扩大了唐诗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涌现出《唐诗三百首》这样的传世之作。该书虽为唐诗启蒙读本,但其编撰受到了清代流行的“神韵”、“格调”和“性灵”等诗学理论的影响,又充分借鉴吸收了诗学专家选本的优长,创造出了唐诗传播接受的奇迹。

通过流行的唐诗选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时代性。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反复的比较分析、讨论评说,那些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而成为文学经典。比如杜甫与李白,其大家地位的确立虽然比较早,但关于他们的认识却颇为曲折。杜甫虽在宋代就有“诗圣”之誉,可直到清初还有对他的否定意见。李白的诗以乐府歌行见长,但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却被《唐诗归》排除在外。王维、李商隐、白居易、韩愈,也是争议比较多的诗人,其作品在各类选本中的排位起起伏伏,评价时高时低,但最终也确定了他们仅次于李杜的诗史地位,称大家也是可以的。此外,像初唐“四杰”、沈宋、王孟、高岑、大历十才子、元白、韩孟、姚贾、温李等组合中的诗人,以及王昌龄、李颀、韦应物、刘长卿、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许浑等能独树一帜的诗人,都堪称诗坛名家,也都有传世之作。唐诗的经典化与这些大家和名家具有原创性的艺术贡献分不开,也与历代的唐诗选本批评对他们的经常性介绍和评论有关,经典是在人们的反复言说和引用中形成的。

三

除了有利于唐诗传播之外,唐诗的选本批评还在诗学理论